

印、巴在阿富汗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沈鈞傳

政策性的錯誤，促使阿富汗親蘇

阿富汗、伊朗、印度次大陸在十九世紀以前都是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當時的大英帝國，面對帝俄從海陸向四週鄰國擴張時，扮演着圍堵的要角，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使帝俄無以向西出黑海入地中海。在東方，日本在英日同盟支持之下，以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打破了帝俄企圖控制我國東北的美夢，連既得的旅、大不凍港的租借權也拱手讓予日本。十九世紀初，俾斯麥德國崛起，英國的海上霸權漸漸受到挑戰，同時爲了對付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奧義三國同盟，乃不得不另組英法俄三國協約以爲對抗，於是英、俄兩國便劃分中東勢力範圍：俄國承認阿富汗爲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則將波斯（今之伊朗）劃分爲三，北部爲俄國的勢力範圍、中部成立中立區、南部濱波斯灣地區則受英國控制，其用意一方面在防止俄國染指阿富汗，威脅英國在印度次大陸的利益，另一方面僅讓俄國在波斯北部陸上獲得一點好處，波斯灣暖水港仍爲俄國的禁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秉承大英帝國政策的衣鉢，在全球圍堵共產主義擴張，可是阿富汗始終沒有成爲美國圍堵政策的伙伴，其原因可從歷史性和政治性的錯誤兩方面來探討。歷史性的錯誤也就是大英帝國玩弄分而治之的後遺症。一八九三年大英帝國乘喀布爾動亂之際，藉機與阿富汗簽訂一條分割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及孟加拉）和阿富汗的都蘭邊界線（Durand Line）的協定，這條從帕米爾高原向西南延伸的邊界線當時只是個臨時性的安排，旨在劃分勢力範圍，以便於維持都蘭線兩邊的法律與秩序，並不能算是一條國際性的疆界；而且無論從民族分佈，戰略形勢和地理狀況而言，也不能算是一條合理的國際疆界。根據都蘭線兩邊的種族分佈來看，該線的東北部，把普什圖族（Pushuns）一分爲二，一部份在阿富汗境內，構成阿富汗種族中的多數民族；另一部份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邊省境內，是巴國的少數民族。線的西南部與伊朗交界之處，又將卑路支族（Baluch）分劃爲三，分屬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卑路支省和伊朗三國。一九四七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後，阿富汗政府即不承認都蘭線的合法性，巴基斯坦境內的普什圖和卑路支人也屢有分離的傾向，且以阿富汗爲避護所，進行長期的反抗活動，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關係也因此而日益惡化。巴國深恐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朗三國合作之下，遭到瓜分，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美國結盟以及一九六〇年代與中共親近，這都可說是歷史性錯誤演化出來的結果。

政治性的原因乃是美國於一九五四年爲了全球圍堵政策的考慮，在中東與西南亞和接鄰蘇聯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分別於四、五月間簽訂互助合作條約，開始向土、巴兩國提供軍經援助，以便抵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可是巴基斯坦却以此外援充實其力量，來封鎖與阿富汗爲界的都蘭線，以防止外力援助卑路支省和西北邊省境內的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因此使阿富汗經由巴基斯坦港口的對外貿易也被關閉達五個月之久；於是阿富汗不得不轉而乞助於蘇聯，這是美國政策的一項政治性的錯誤^①。在英美兩國政策錯誤的後遺影響下，阿富汗成爲美國圍堵政策的一大缺口，阿國自一九五四至一九七六年間，接受蘇聯各項援助，高達美金十二億五千三百萬美元。

超級大國對抗，造成國際局勢緊張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底，蘇聯爲維持阿富汗共產政權的繼續存在而出兵喀布爾以來，不僅已引起了不結盟國家的憂慮，而且也促使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作出了各種不同程度的反應。一般來說，幾乎全世界各國，甚至包括共產集團的若干衛星國家在內，都一致反對蘇聯直接介入另一個主權國家，並同聲呼籲蘇軍立即撤出阿富汗；可是也有一部分國家認爲，蘇聯干預阿富汗的行爲，不是國際緊張的唯一因素，要求超級大國應退出敏感地區，以免危及該等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更有些國家認爲區域性的問題，應由有關區域國家協商解決，超級大國不宜插手其間，以免引起危機的擴大。以上各種反應，無非在要求蘇軍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國不要軍援巴基斯坦升高區域性的衝突危機、反對美國擬議中的建立西南亞地區集體防衛體系的構想，也就是防止冷戰的恢復。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總統卡特於今年元月廿三日的國情咨文中表示，蘇聯如利用阿富汗爲基地，企圖控制並奪取波斯灣地區和石油供應線，美將不惜以武力對抗^②。布里辛斯基二月初訪問巴基斯坦時亦表示，一旦蘇聯「大舉襲擊」或蘇聯慫恿的襲擊行動「危及巴國的獨立和安全」，美國軍隊將協助巴基斯坦進行防衛^③。從美國這些反應來看，顯然已經暗示蘇聯的行爲，僅以阿富汗爲限，甚至於還默認蘇聯軍隊如小規模的越界進入巴基斯坦追擊阿富汗回教反抗軍，只要不危及巴國的獨立和安全，美國似乎可以暫且容忍。蘇聯在面臨世界輿論的龐大壓力之下，曾在二月二日的「真理報」的社論中表示，蘇聯不想奪取西亞油田，也無意取得印度洋暖水港口^④。對於巴基斯坦，蘇聯「真理報」一再認爲這一國家是「阿富汗反動派的主要基地」，美國和中共正利

註①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6, 1980.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24, 1980.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5, 1980.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3, 1980.

用其為跳板來顛覆阿富汗的馬克斯政權^⑥。不過蘇聯透過蘇共中央委員會外交政策專家法靈(Valentin Falin)及其助理沙格拉丁(Vadim Sagladin)在元月底接受西德「明星」雜誌的訪問時即已表示，蘇軍將繼續留在阿富汗，直到「外來滲透」停止為止；但是莫斯科並無侵略巴基斯坦的意圖。他們又說，蘇軍入阿僅在達成「有限度的目標」無需煽動巴基斯坦的共黨叛亂^⑦。從蘇聯的對外態度來看，它在目前美國的激烈反應和其他各國的一致聲討之下，不得不把阿富汗事件的責任推給美國、中共和巴基斯坦，並透過各種傳播媒介，表示其軍事行動有一定的限度，至少在目前並無向波斯灣及巴基斯坦擴張的野心；同時對於各國要求其立即從阿富汗撤軍也提出了兩項先決條件：一為巴基斯坦停止援助阿富汗的游擊武裝，一為組織回教軍接替蘇軍，保護阿富汗的安全。巴基斯坦在其鄰接阿富汗的西北邊省境內，設有基地訓練阿富汗回教游擊隊並給予裝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巴基斯坦總統齊亞本人在接待以麥克林為首的美國眾議員六人南亞訪問團時也曾明白表示，巴基斯坦已提供輕型武器給阿富汗回教軍，協助他們同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權作戰^⑧。這是巴基斯坦總統齊亞第一次公開承認了軍事援助阿富汗游擊隊的事實。因此，蘇聯提出其撤兵第一項先決條件，也就振振有詞了。至於蘇聯要組成所謂回教軍取代蘇軍，其意在由親蘇的南北葉門，伊拉克等回教國家組織聯合部隊進駐阿富汗取代蘇聯部隊，這一構想勢難獲得其他國家的同意。至於歐洲共同市場九國所擬議的將阿富汗變為一個中立國作為蘇俄撤軍的條件，這一建議雖受到主要西方國家的支持，但是蘇聯和中共都表示反對，因此也難以付諸實施。

當蘇聯和西方國家所建議的蘇聯撤軍條件，都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後，印度甘地夫人政府所主張的超級大國從西南亞洲退出，區域性問題由各該地區國家自行協商解決的方案，似乎可能成為美蘇妥協的可行途徑之一，這也是各國政要在過去兩個月中紛紛訪問印巴兩國以及印度在國際政治上積極爭取主動，在南亞地區採取進一步的睦鄰政策的主要原因了。

各國爭取印巴，南亞地位更趨重要

蘇聯部隊進入阿富汗後，蘇聯透過「真理報」一再指責「帝國主義」在巴國境內設有基地，訓練阿富汗回教徒徒返國從事「顛覆活動」，同時還揚言蘇俄軍隊可能進入巴國境內追擊阿富汗的回教游擊武力，蘇聯的軍隊也逐漸逼近巴國邊境一帶，於是引起巴基斯坦的恐懼與不安。齊亞總統曾屢次發出危急的信號，認為蘇聯的邊界已擴到巴基斯坦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和查曼(Chaman)兩個主要邊境據點。接着，他呼籲國內各種族及黨派應團結在回教的旗幟下，確保國家完整和穩定。美國情報界也認為蘇聯軍隊將越過都蘭線，追擊逃入巴基斯坦境內尋求庇護的回教游擊部隊，於是美國總統卡特及其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

註⑥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 1980.

註⑦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29, 1980.

註⑧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

斯基都一再強調，如果巴國受到威脅，美國將根據一九五四年的美巴防衛協定，於必要時採取武力還擊^⑨。中共也利用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大做反對「霸權主義」的文章，同時爲了維護它廿一年來與巴國的親密關係，更決定大量軍經援助巴國以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與「霸權主義」。在美國與中共同時公開支持巴基斯坦對抗蘇聯威脅之際，美國國防部長勃朗於中共與美國建交一週年之後訪問中國大陸，蘇聯出兵阿富汗以後的南亞局勢，便成爲雙方討論的主要議題。勃朗於今年元月五日抵達北平訪問九天，分別和中共的重要領導人進行會談，雙方同意共同加強對巴基斯坦的軍經援助。勃朗結束中國大陸訪問後在東京停留時曾說：「我肯定中國（共）將用各種方法援助巴基斯坦，而我們也考慮在經濟和軍事銷售方面對巴基斯坦提供非常巨大的援助。」同時又說：「我們打算（在南亞）採取平行行動^⑩。」

中共與美國採取共同步調，軍經援助巴基斯坦的具體行動始於中共「外長」黃華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先後訪問巴基斯坦。黃華於元月十八日至廿三日訪問巴基斯坦。在前後五天的訪問中，黃華和齊亞總統及其外交事務顧問沙希（Agha Shahi）會談，同時還到巴國西北邊省訪問邊防部隊。巴國官方發佈的新聞，只說，中共答應對巴國提供援助，但閉口不談內容和實質，巴基斯坦烏爾都文的「時代之聲報」引用外人的話說，黃華於元月十九日向沙希保證，儘管中共不會與巴基斯坦締結任何防衛條約，但它將協助這個直接受蘇聯侵略威脅的國家，以滿足其防衛需求^⑪。沙希就中共軍援問題告記者稱：「中共對巴基斯坦提供軍火的能力有限」，還說，中共有些軍備已經過時。沙希也否認了記者所提華盛頓——北平——伊斯蘭瑪巴德軸心的問題。黃華訪巴結束時並未發表聯合公報或共同聲明，在臨行的記者會上，他呼籲全世界各國，尤其美國、西歐、日本，應給予阿富汗鄰國「真正的援助」。從這次黃華訪巴的經過及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下列結論：

- (一) 雙方不談軍經援助的內容與實質，以避免刺激印度，增加印巴和解及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 (二) 中共軍事裝備落後，根本無法用以抵抗裝備精良的蘇聯武裝部隊的挑釁。因此，中共寄望於美國及西方國家大量援巴。
- (三) 雙方關係將繼續增進，包括輕武器在內的各種援助，將經由喀喇崑崙公路趕運巴基斯坦。

美國對於巴基斯坦的安全所作出的反應非常強硬，除了表示不惜使用武力外，還透過今年元月十四日的「紐約時報」提出一項爲期兩年的四億美元軍經援助。美國總統於元月十二日接見齊亞總統外交顧問沙希時，更重申美國加強巴國安全所負的義務，也就是一九五九年美巴防衛協定中所規定的，巴基斯坦受到攻擊時，美國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包括使用軍隊……以促進實現中東的和平與穩定」。協定中還規定，美國將「繼續向巴基斯坦提供兩國政府同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以便幫助巴國政府維護獨立

註⑨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3, 1980.

註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註⑪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一日。

和國家完整，有效地促進它的經濟發展^①」。巴基斯坦對於美國所提的四億美元軍經援助遲遲未表示意見，直到元月十八日，齊亞總統才公開指出，四億美元微不足道；對於美國根據一九五九年防衛協定，在必要時給予援助，甚至使用武力一節，則表示懷疑。一九七一年印度在印蘇條約的支持下出兵東巴，美國當時竟然袖手旁觀，未作出相應的措施的殷鑑不遠，記憶尤新。因此，齊亞要求美國先將一九五九年的美巴防衛協定提升為友好條約，以保證巴國的自由和領土完整，可是美國不願意接受巴國所提之先決條件，也不願增加援巴的數額^②，其原因在擔憂印度的反應。因此美國決定派遣特使分往印巴兩國，一方面向印度保證，軍經援助巴國不在對抗印度，另一方面在說服巴基斯坦接受美國的援助，作為美援的一個開端，而真正的目的在鼓吹西南亞各國建立集體防衛體系，以對抗蘇聯對南亞及波斯灣地區的擴張。

特使訪西南亞，鼓吹集體防衛體系

印度前總理甘地夫人在今年初的大選中，以壓倒性的多數東山再起，引起了美國的注意；尤其自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甘地夫人的政策搖擺不定，起初確有支持蘇聯立場的趨向，後經英國外相卡林頓訪問西南亞各國，與甘地夫人會晤後，她才公開表示，印度反對蘇聯在阿富汗的行徑^③。英國外相訪問南亞印巴兩國時，除說服甘地夫人不得支持蘇聯立場，並要求印度向蘇聯施加壓力，促其自阿富汗撤兵外，還負有說服巴基斯坦接受美國及英國的軍經援助、解釋英美援巴的意義、敦促印巴兩國和平相處、共維南亞和平、推動區域防衛體系等各種任務。卡林頓於元月八日動身分訪土耳其、阿曼、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印度，除了推動地區性防衛體系未被各國接受外，其他的任務都有相當程度的成效。卡林頓西南亞之行，無疑有替美國特使訪問南亞開道的作用。

卡特派遣前國防部長克拉克·克里福特 (Clark Clifford) 和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分訪印巴，是美國對抗蘇聯入侵阿富汗的一系列外交活動的一部份。克里福特於元月卅日抵達新德里，先後與印度外長拉奧 (P. V. Narasimha Rao) 和甘地夫人交換對西南亞局勢的觀點後，即向蘇聯提出警告說，蘇聯如向波斯灣推進，將意味着戰爭的爆發。在記者會上他還說，卡特總統最近推動的各項政治、外交、軍事行動，都在向蘇聯提出一個信號：如果蘇聯進一步加強其軍事行動，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對於美國軍經援助巴基斯坦一節，克里福特向印度領導人解釋稱：為了阻止蘇聯軍隊越界進入巴基斯坦，美國援巴的武器裝備都是傳

註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9, 1980.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7, 1980.

統性質的，而且其使用對象也受到限制和監察。他還說，美國將說服其他國家軍援巴國，俾進一步充實其抵禦蘇聯入侵的能力。他堅持認為，巴國接受外來軍援後，其軍事潛力不會破壞南亞的軍事平衡，也不會構成對印的威脅。談到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時，克里福特說，美國與中共之間並未建立正式的軍事同盟，同時他還希望印度和中共間的關係能有積極的發展。克里福特更籲請印度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兵。甘地夫人在敘述其立場時表示，基於過去的經驗，巴基斯坦接受大量軍援後，將從事「冒險」，希望美國能注意這一發展。對於蘇聯在阿富汗的行動，甘氏認為，印度一向反對軍事干涉任何其它國家¹³。

在克里福特於二月一日離開印度前的記者會上，印度外交部發言人稱，甘地夫人無法贊成美國軍援巴基斯坦。美印兩國對於蘇軍應該從阿富汗撤退的基本目標是相當的，但是方法却不盡相同。美國主張集體對付，印度主張私下商談。在克里福特訪印期間，美國爲了爭取甘地夫人支持美國的立場，應允出售精密裝備給印度，以平衡巴國接受各方軍援所造成的印巴軍備差距¹⁴。至於美國所提的區域防衛體系，也遭印度拒絕。克里福特此行顯然未竟全功。但是雙方能坦誠交換意見，瞭解雙方立場，對局勢的發展仍然有所裨益。

另一位特使布里辛斯基於二月二日抵達巴基斯坦，並曾向齊亞總統遞送了卡特的親筆函。函中卡特向齊亞保證，華盛頓將採必要措施，保衛巴基斯坦，使免受蘇聯侵略阿富汗的影響。當雙方會談進行到第二天時，遇到了兩個難題：一爲軍經援助的數目；一爲防衛協定升格爲正式防衛條約的問題。齊亞認爲未來兩年接受四億美元的軍經援助，無補於事；美國則認爲這只是一個開端，並且將設法經由國際財團，擴大援助。至於將防衛協定改爲防衛條約一事，雙方在聯合公報中表示，美國重申，根據一九五九年的美巴雙邊防禦協定，它對巴基斯坦的獨立和安全所承擔的義務是堅定而持久的。布里辛斯基答應將這一協定提交國會，以便使其成爲一個有拘束力的條約¹⁵。但這項承諾事實上恐怕很難獲得國會的通過。布里辛斯基之言只不過是給齊亞總統一點安慰而已。同時，四億美元的援助在國會中也將遭到一點波折，因爲美國國會必須先廢除「研製核子武器國家不得接受美援」的法令，然後才能在國會中討論四億美元的援巴案。

印特使訪鄰國，有助印巴關係和解

英國外相卡林頓訪問印巴兩國時，即呼籲雙方領袖捐棄前嫌，共同向蘇聯施加壓力，促其早日自阿富汗撤軍。美國特使分訪

註⑬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 1980.

註⑭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4, 1980.

註⑮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5, 1980.

印巴時也作出同樣的呼籲。事實上，甘地夫人重掌政權後，巴基斯坦總統在一次向軍官的演說中表示，巴基斯坦曾多次希望和印度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礎上改善關係，他希望甘地夫人新政府能重視「我們的立場」，接着他又說，巴基斯坦也曾向歷任印度總理表示，巴基斯坦的穩定與完整是南亞地區安定的必要因素^②。印度駐伊斯蘭瑪巴德大使巴吉拜(K. S. Bajpai)回國述職後於元月十六日返任時携有甘地夫人致齊亞函件，除感謝齊亞對她的祝賀外，還表示了願意和巴基斯坦改善關係的願望。近年來，印巴關係之所以無法突破，主要的關鍵之一在於巴基斯坦不肯承認印度是南亞強權的現實。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孟加拉獨立後，布托領導的巴基斯坦政府，對於印度的強大仍然懷有戒心，自然也就不願公開承認印度在南亞地區的強權地位。蘇軍入侵阿富汗後，甘地夫人又重掌政權，如果印度再度偏向蘇聯，支持莫斯科出兵喀布爾的立場，那麼巴基斯坦無疑將受兩面夾擊之困境。南鄰的伊朗過去雖為巴國的友邦，但何梅尼領導的「革命」成功以後，其政治傾向尚未明朗，如果一旦轉為親蘇，那麼巴基斯坦這個種族複雜的國家，將可能遭受瓜分的危機。因此，齊亞總統的軍事政權在內外交困之下，不得不採取現實政策，承認印度在南亞的強權地位，改善關係，求得一個在南亞兩國和平共存的局面。巴基斯坦克拉克的英文農報(Dawn)記者曼蘇禮(M. A. Mansuri)最近訪問印度時就提到，印度是南亞地區的強權，巴基斯坦應該承認這一事實。馬蘇禮在他的文章中寫道，印度是本地區的強權，是不結盟集團的創始者，是區域和平的重要因素^③。

印度在阿富汗事件發生及甘地夫人復出執政後，儼然已成為國際政治的焦點。各國政要爭相前往訪問，希望印度能對蘇聯施加壓力或發生影響。前往新德里訪問者，除前述英美要員外，尚有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法國總統季斯卡、澳洲外長皮考克(Andrew Peacock)、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等人。而印度也乘此國際聲譽達到顛峯之際，派遣三位副外長分訪鄰近國家，一方面推行睦鄰政策，另一方面則鼓吹，地區性問題由各該地區國家，以外交途徑自行協商解決的政治方案，以避免大國在西南亞、印度洋及波斯灣一帶造成尖銳的軍事對抗，給這一地區造成更大的悲劇。這三位副外長分別為：沙塞(R. D. Sathe)於三月四日至七日訪問巴基斯坦，一月八日至九日訪尼泊爾，辛格(S. K. Singn)於二月六日至十一日訪阿富汗，龔薩維斯(Eri Gonsalves)於二月八至九日訪斯里蘭卡，二月十二至十四日訪孟加拉。就這三位印度副外長訪問鄰國的結果來看，印度所主張的解決阿富汗問題的計劃，大致已受到這些國家的支持。在前述外交活動中，以沙塞訪巴最受人注目。

這位印度副外長訪問巴基斯坦的主要目的為：(一)向巴基斯坦表示，印度對於巴基斯坦就最近地區的發展所產生的關心和憂慮並不是無動於衷的；(二)消除印巴兩國對最近情勢發展所作不同反應而產生的誤會；(三)兩國重申尊重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簽訂的西姆拉協定中所規定的改善雙方關係的原則和基礎；(四)向巴基斯坦說明超級大國在此一地區的對抗和軍事行動，都在維護它們各自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an. 13, 1980.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 1980.

的利益，結果只會造成緊張情勢的升高；(d)印度重申其願與巴國改善並擴大關係的意願，希望巴國不要對印度的態度有所憂慮^⑬。巴基斯坦的反應是：(一)對於印度的樂觀看法，尤其對於蘇聯是否會撤出阿富汗表示懷疑；(二)警告印度，歷史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的外來強權，一定會向印度平原推進；(三)巴國接受美國和中共的軍經援助旨在對付蘇聯的侵略，不在對付印度；(四)齊亞總統第一次公開承認印度的強權地位，他說：以印度與蘇聯的友好關係和印度在本地區的強權地位，足以向蘇聯施加各種壓力，促使蘇聯軍隊從阿富汗撤出；(五)齊亞總統向記者表示，由阿富汗的鄰近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組織維護和平部隊，監視阿富汗邊界，必能有助於逃往巴國境內的阿富汗難民回鄉，但是蘇聯軍隊必須先行撤退^⑭。沙塞副外長在巴基斯坦結束訪問之前表示：「印度不反對巴基斯坦接受美國軍援，充實其防衛能力，但是如果巴國利用美援中的一塊錢來威脅到兩國友好關係時，我們堅決反對這種援助」。綜觀這次印巴高級外交官員的接觸，儘管印巴對蘇聯軍事干涉阿富汗一事的觀點並不一致，但是雙方過去三十餘年來的敵意似已消除，友好關係也已加強。不過，美中不足的乃是巴基斯坦在回教國家會議上，一再提到克什米爾問題，印度認為這有違西姆拉協定的精神和原則，巴基斯坦方面則認為，巴國在國際場所多次提到克什米爾問題，只是在重申巴國的立場，實在並沒有侵犯西姆拉協定的原則。不過今後印巴關係的全面改善，克什米爾問題仍將是一個重要的障礙。

印度三位副外長分訪南亞各國後，至少取得了下列共同之點：(一)以外交方式而不是以武力來促使蘇軍撤出阿富汗；(二)南亞各國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彼此間的歧見和懸案；(三)呼籲超級大國結束在南亞的軍事對抗；(四)地區性的問題應由各該地區國家協商解決。

對於蘇聯如何撤兵問題，英國外相卡林頓所提並經九國共同市場一致同意的所謂使阿富汗成爲中立國的構想，雖然已得到美國的贊同；可是中共、蘇聯和印度都不表同意。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布里茲涅夫二月廿二日宣稱的所謂，「一旦」對阿富汗的「外來干涉」完全停止，蘇聯就「準備着手撤出軍隊」^⑮的這一論調，只是爲蘇聯出兵阿富汗的侵略行爲進行辯解，談不上甚麼建議，西方國家當然不會接受。最近英國、西德、日本、印度都積極設法草擬一項令美蘇都能接受的撤軍條件。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二月十四日訪印結束後，印度副外長之一的龔薩維斯即於廿日離開新德里前往加拿大、英國和美國訪問。從這兩項訪問在時間上的配合，以及印度反對歐洲共同市場九國和美國所提的撤軍條件來看，葛羅米柯訪問新德里期間，很可能已就撤軍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其內容將不出超級大國勢力退出西南亞、巴基斯坦停止武裝阿富汗回教反抗軍。至於如何執行的問題，印度很可能扮演要角。所以龔薩維斯副外長的分訪英、美、加三國很可能負有這種艱鉅的外交任務。

註⑬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6, 1980.

註⑭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7, 1980.

註⑮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二月廿四日。